

逆光而行，只为拂晓

暮色深处的你

高口碑黑马作者巫山
悬爱力作

随书附赠

Soulmate男女主访问卡

*In My Sky
At Twilight*

巫山——著

他沉默伪装，无名无誉，
终年行走在刀尖之上。
他在暮色深处，
却是暗夜中，她唯一向往的光。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暮色深处的你

MUSE SHENCHU DE NI

巫山——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暮色深处的你 / 巫山著.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7.6

ISBN 978-7-5500-2240-9

I. ①暮… II. ①巫…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10844 号

出 版 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 A 座 20 楼 邮编: 330038

电 话 0791-86895108 (发行热线) 0791-86894790 (编辑热线)

网 址 <http://www.bhzw.com>

E-mail bhzw0791@163.com

书 名 暮色深处的你

作 者 巫 山

出 版 人 姚雪雪

出 品 人 李国靖

特约监制 燕 兮

责任编辑 晏仁琼

特约策划 朱明迪

特约编辑 朱明迪

封面设计 46 设计

封面绘图 舒泳之

版式设计 王雨晨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兆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1/16 680mm × 970mm

印 张 20

字 数 351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00-2240-9

定 价 36.00 元

赣版权登字: 05-2017-176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楔子	001
----	-----

第一章 别跟我走	005
----------	-----

第二章 别试探我	018
----------	-----

第三章 别招惹我	029
----------	-----

第四章 别再见了	037
----------	-----

第五章 他是好人	048
----------	-----

第六章 他来过又走	056
-----------	-----

第七章 别太逞强	067
----------	-----

第八章 特殊服务	084
----------	-----

第九章 真够上瘾的	104
-----------	-----

第十章 从未分开	112
----------	-----

第十一章 不要低头	120
-----------	-----

第十二章 她不会错 133

第十三章 他会累吗 143

第十四章 从生至死 157

第十五章 一生安康 168

第十六章 沉默的傻男人 182

第十七章 没照顾好 192

第十八章 背阳而生 208

第十九章 想过放弃 217

第二十章 有得你还 227

第二十一章 孤独者的身家 244

第二十二章 只爱过她 255

番外 永不结束 273

The fog comes, on little cat feet. It sits looking, over harbor and city on silent haunches, and then moves on.

雾来了，踏着猫的细步。他弓起腰蹲着，静静地俯视海港和城市，又再往前走。

许多年后，雾停下脚步。他白发苍苍，拄着拐杖，深邃的瞳孔迸射出微光。这微光来自海港城市裂开的缝隙，这微光从针眼大小的缝隙里探出头来，红着脸对他微笑：停下来，留在这时刻。

他抚摸鬓角发须，将拐杖贴住裤脚，掸走灰尘和褶皱。

微光俯视他——他嶙峋的双手、他羞涩的唇角、他松柏一样挺直的身躯、他内心如冷似热的赤诚信念。她低头温柔轻触，却见他重拾冠帽，又再度往前走去。

泪花浮出了眼睫……

这一生，不管是否苍老、病痛、难堪、无能为力，他都会站住脚，抚摸鬓发，露出微笑的地方，究竟在哪里？

雾何时温柔？

他何时停留？

The fog comes...

禹王九子轩是座庙宇，常年笼罩在一片薄雾中，江流之下，松涛竹石围城之内，伫立在一座断壁残垣的半山上，四面用白色石头围墙抬出了高度，显得整座山瘦小嶙峋。顺着进山小径绕过一棵一百多岁的银杏树后沿墙走，就能看见半山上茅草搭起的亭子。

站在亭中俯瞰全景，半山外全是树龄高达四十岁以上的樟树，大多都倾斜着。听老一辈人说，风水不好的地方就长不开花草，连树都不能直着冲天，而是斜斜密密地交叉在一起，树影重叠看不清模样，黑魑魅要吃人一样。

因为无人打扫，林子里还积了厚厚一层落叶。脚踩在上面松软舒适，还能听见清脆的折断声，颇有几分可怕。另外，这座庙宇久经岁月沉淀，透着一股无名的烟火气。

埋在地下的烟火气，让人每回想起，都不禁毛骨悚然。

不过这地方也有个好处，适合做一些见不得光的事情。

凌晨两点二十分，周褚阳拎了件灰麻色的衬衫朝外面走去。床是木板的，因为他的动作咯吱响动了几下，身后有人叫他：“阿阳，这么晚不睡去哪儿？”

带着浓重的鼻音，那人骂了两句蚊子真多，就又迷迷糊糊睡下了。

周褚阳回头看了那人一眼，低声说：“天太热，睡不着，我去后山走两圈。”

显然，没有任何回应。

后山就是禹王九子轩。

他从屋后头的小门拐出去，没走大路，直接翻过墙，跳到通往后山的那条泥路上，沿着河道往前走，到桥梁截断处就能看见禹王轩的正门。正门旁那棵一百多岁的银杏树伸展着手臂，凝视黑夜中的他。

周褚阳停住脚步，从口袋里摸出根烟，五块钱的红旗渠，还有半截。他背着风用手挡住烟头，打火机咔嗒响了声，他的嘴巴含住烟，又朝银杏树望过去。

借着点猩红的微光，总算没那么张牙舞爪了。

周褚阳眯起眼睛吸了口烟，脸颊凹陷进去，视线扫过四周，吐出一口白烟。他钻进围绕禹王轩的小树林里，没有上半山。黑黢黢的一条泥土小路蜿蜒在深不见底的树林里，四处都是斜斜密密的樟树，从风声里窸窣，在夜色中静谧。

他走到一半突然停住了。

二十米外的半山上是禹王墓穴，石阶前摆放了两只石狮。雕刻师傅应是大家手笔，那两只石狮栩栩如生，此刻正目光如炬地盯着他。石狮旁有一盏大灯，是明亮的橘色灯光，照亮他所处的这片小树林。

有个人背对着他站在灯下。

他看了眼手表上的时间，凌晨两点三十七分。

周褚阳微微眯着眼睛看着那个人，只有一个感觉——特别瘦、特别艳。红色的裙摆被风吹着作响，肩膀耷拉着，和身体被勾勒出的弧度衔接在一起，像一条水蛇。

他犹豫着往前走了几步，那个女人忽然转过头来，视线投递在树林里某些地方，最后扫视了一圈停在他身上。

大灯对着他，她视力良好，这个距离能看清他大概的轮廓。而她站在灯下，脸背光，所以他只能看见她模糊的轮廓。

“你也睡不着？”她的口吻淡淡的，带着六月里的燥热沙哑，有些像上了发条的声音，卡住再松开，总之不是很好听。

周褚阳没再往前走，默默掐了烟，把剩下的一小截重新塞回裤兜里。

“嗯。”他点头。

“那你敢上去吗？”她指着墓穴，“听说那个洞的尽头是大海，陪葬的女人有几百个。”

他抿了抿唇，把打火机点着，光晕投递在脸庞上，模糊了他的面孔。他看见那个女人半蹲着，没一会儿顺着围墙跳了下来。

“啊……好疼！”她摔了一跤，小腿蹭出条血痕，疼得她皱了皱眉，但很显然并不够令她清醒。她歪歪扭扭地朝他走过来，“你说禹王轩这样风流，他是不是很英俊？古时的男人都这样吗？”

她交叠着步子，走得不慢又踉跄，终于在临近他面前时，被树叶下的石头绊倒了。

周褚阳收起打火机：“喝多了？”

“没有！我才没有喝多！”她摆摆手，固执地说，“天下乌鸦一般黑，这世上或许有好男人，但一定没有不色的男人！”

她挣扎着要爬起来，试了两回都失败了，朝他伸手：“帮我一下好不好？”

周褚阳后退了一步，与她保持着两米的距离。

她拧眉，不认输地又爬了一次，还是摔了。她不吭声，揉着腿又爬，还是摔，几次以后总算意识到自己受伤了，爬不起来了。

周褚阳也察觉到这一点，问她：“你还能回去吗？”

“色鬼。”她嘟哝。

“……”

“我说色鬼。”她重复。

周褚阳：“我听见了。”

“你不……不是色鬼。”她的裙摆上全是落叶，细长的腿露在空气中，这个姿势她坐着是舒服了，却不怎么雅观。

他目不斜视，她却紧迫着他的目光，又重复：“你不是色鬼，你是鬼。”她轻轻笑了声，这笑带着一丝欢愉安心，从沙哑里剥离出了清透。周褚阳骇然，看她左摇右摇晃动了几下，然后就这样坐着睡着了。

他在原地站了会儿，确定她熟睡后走过来，从她随身的包里翻出来手机，调出通话记录里最近的常用联系人，打过去。

几声响后，一个女人的声音传过来：“温敬，跑哪儿去了呀？到处找你都不见人！喂……你说话呀，靠，什么情况，不会真醉了吧？喂？温敬！别闹了，快告诉我我在哪里！”

周褚阳挂断电话，传送定位到手机那边，很快电话又来：“你还真去那儿了？酒局上的玩笑你还当真了？你是不是疯了？那里有鬼啊！喂？你别不说话啊……不会真有鬼吧？我靠，你等我啊，我来接你！”

半个小时后，一男一女走进小树林里，把躺在地上呼呼大睡的温敬拖走了。那女人还在四周找了圈手机，没找到，也没多待，飞快地跑了。

一阵窸窣之后，小树林又恢复先前的黑沉和静谧。周褚阳从石狮后走出来，对着空荡荡的树林看了很久，把之前没抽完的烟抽完，确定烟头烧尽了才把它丢在落叶里，一脚踩过去，朝山上走，一直往前走。

凌晨三点十九分，起雾了。



A市是海滨城市，东北部重要的水利交通枢纽，旅游业发展旺盛，周边几个小镇农村因为被保护得好，开发痕迹浅显，水域干净，每年能吸引不少观光客。整个东北地区经贸合作的项目出台时，吸引了多家国内外知名企业。

结合当地环境以及地理位置的优势，在政府的极力倡议推动下，经过五年严谨的考察和规划，东澄实业有限公司联合多家企业决定在此开展928工程，打造新型畜牧产业基地。

据说这个基地引进了不少海外尖端技术，邀请到许多畜牧业的专家，对此基地进行了全方位的设计。928工程是东北部迄今为止最大的合作项目，备受政府关注。

阿庆说得唾沫星子直飞，在猩红的烟头下刺溜划过，又落下了。他抹了把脸，咽着口水说：“阳哥，我……没，没喷你脸上吧？”

一群人没忍住笑出声来，就在这巴掌大的石头屋里，面面相觑拍着大腿直笑。

周褚阳来这里三个月了，整天都和这帮来自天南地北的散工们窝在这屋子里，白天在规划好的地区栽电线杆、架设电路、运货，晚上在集体宿舍吃大锅饭，胡天胡地随便侃。

周褚阳抿着唇轻笑了声，示意阿庆：“没事。”说完弹了弹烟头，不抽了。

他走到院子里洗澡，没一会儿阿庆和陈初跟了出来，一左一右挨着他说话。

“阳哥，再有个十几天这边的活就都干完了，你有什么打算？”陈初打开水龙头，先是兜了口冷水灌进嘴巴里。

阿庆也跟着问：“我和陈初都是跟着徐工走的，往哪儿干活都是他给我们找的，你要是没有打算的话，要不要跟我们一起？”

“你们跟着徐工做多久了？”周褚阳将上衣脱下来，站在树下一处阴暗的角落里，把毛巾放进装着热水的桶里搅和了两下拎出来，擦了擦手臂。这里条件不算太

差，但是包工提供的环境恶劣，想要洗澡只能用冷水冲。

“我十四岁就出来干了，都干七年多了。”阿庆咧嘴笑，看周褚阳的身体，精武结实没有一丁点赘肉，像练过的。他又摸了摸自己的小肚子，干笑两声。

“我也差不多，比他大两岁，但也干七年了。”

周褚阳抿了抿唇：“童工？”很快又套上上衣。

陈初一听乐了，兜头一盆冷水浇下来，凉得嗓子都润了：“什么童工、成人工？阳哥你别逗我们了，穷人家哪里有得选？我们那年纪有活干就不错了，没钱念书，也念不会，省得心烦。”

几个人说了会儿话，最后话题还是转到最初——关于周褚阳要不要和他们一起走。

他干脆地抬起头，头发湿漉漉地滴着水，从额前滑落到浓眉，声音也干脆：

“不，我有其他打算。”

说起来陈初和阿庆这么亲近周褚阳也是有原因的，刚来A市头两天阿庆闹了肚子，大半夜疼得满地打滚，那天陈初恰好在工地守夜，没在石头屋里，因此阿庆喊了半天也没人理会。

大集团不放心外头人包揽总活，自然要推荐信得过的工程队，各家都推荐了，这工程队自然人多了，事也跟着多了。再加上一个工程里有好几个包工头，聚在一起难免会因活多活少而生出嫌隙。而他们又是散工，和正式工有很大区别，待遇也相差挺大。这工钱又着实不好赚，他们都是穷人家的，拿到薪水都先往家里汇，谁能顾得上给阿庆送医院去。

还好周褚阳回来得及时，将阿庆半拖半拉地弄到最近的诊所去了，诊断结果是急性肠胃炎。阿庆在床上躺了几天，这期间就是陈初和周褚阳两个人轮流给他送饭，偶尔还守夜。

阿庆感动地说：“一个大男人能有这待遇，真的死而无憾了。”这之后就把周褚阳当哥，觉得这个半道插进工程队，和他们都不熟的男人真是仗义。

后面又发生了一些事，逃不去工地口角和穿小鞋的事，比如给他们增加工作量，又或者故意撞翻他们的饭盒，诸如此类，屡见不鲜。周褚阳跟着他俩揍过对方一个领头，直接将那人撂在地上爬不起来，又大方地请他们吃过消夜，没问阿庆提过一句治疗费，随后这革命情谊就深了。

总之阿庆这人单纯，陈初虽然老练不失滑头，但也是铁打实的硬气汉子，他俩

都真心服周褚阳，也想跟着他一块干活，不过被他拒绝了。

“你俩年纪还小，别跟着我。”就这么一句话，没有只言片语的解释，但也算表态了。陈初和阿庆不敢啰唆，还是跟平日里一样和他相处。

基础设施建设是工地后援的重要项目，但非常艰苦，而且吃力不讨好，正式工没人愿意干，只得把这苦力活派给了散工们。好在周褚阳曾经接触过电力工程方面的活，上手也快，和当地电力部门协作分工，效率也高。直到对方派来一个美国工程师，只会说两句中文，一句是“你好”，还有一句是“再见”。

这位工程师主要负责电路检测，必须要同他们交流。起初和他接洽时，阿庆急得不停抓耳挠腮，手舞足蹈地比画，可表达和理解两方总是不尽如人意。队里有个男人上过初中，会几句英文，但说到工程方面的专业术语就头疼，因为错解工程师的意思，还差点让整个电网崩溃，最后阿庆没办法，打电话让周褚阳来帮忙。

他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求助周褚阳，他更不知道周褚阳真的能解决问题，那一开口就流利非常的美式发音，把工程师都震住了。

阿庆听不懂，却觉得他非常酷，简直酷毙了。他穿着一身水蓝色工作服，破球鞋上都是灰，头发乱七八糟，对面是夹着公文包、西装笔挺的工程师，戴着斯文的眼镜，头发定型过，可他的气势一点也不输，仔细看个头还比那老外高一些，腰杆也更直。阿庆心底升起了一股无名的自豪感，盯着周褚阳直发笑，一群男人也跟着笑，总算松了口气。事后他追着问周褚阳怎么会说英文的，还说得这么好。

周褚阳的回答是跟着其他工程队出国干过，在那儿待了几年，就会一些英语了。可是华人在国外不好混，大家都知道，不过也没再刨根问底。说起跟船出国做散工的一些趣事，各有各的奇葩之处。

阿庆第一次去索马里时，买了五十包方便面和榨菜，上船的时候还被调侃土包子，到那儿了才发现五十包简直太少了。一伙人哄抢了两回就没剩几包了，简直后悔当初没多背一麻袋过来。

陈初晕船，上去头一天就把肚子里那点货都吐光了，唯一还能咽进肚子的就是烟了。他算是个烟鬼，烟瘾挺大的，从国内过去的时候什么也没带，就收拾了几件衣服和几条烟，没几天就抽得七七八八了。

其他的人听说船上的员工偷东西很厉害，要么把钱都化成散的缝在衣服里，要么夜里头顶着铺盖坐着睡，天亮了后在一堆人围着打牌的时候抱着钱睡会儿觉。谁也不是有钱的人，谁也没把那些纸钞票不当回事。

大家来自五湖四海，胡天侃地笑作一团。里面大部分工人都出国接过活，去非

洲、东南亚这些地方，劳动力便宜，活却不少。最后阿庆总结说：“还是内地好，有人情味，还通语言。”

电力设施快要弄好的最后几天，他们被负责人领到仓库外。仓库里堆放的都是远航货物，电路是临时搭建的，不太稳定，需要重新搭建电网，首要之事是栽电线杆。

这边农村环境很漂亮，有些原始的张力和野劲，让人来了就浑身都是力气，而且不想走。

不想走的最直接原因还是女人。

到晌午时间，大伙都歇了下来，周褚阳塞了把钱给陈初，朝他抬了抬下巴，陈初心领神会，高兴地跑了，过了一会儿抱着几瓶水回来。

“阳哥，我刚刚去那小卖部，看到一个姑娘可白可好看了。”陈初抹了把脸上的汗，喘着气说。

阿庆咧嘴笑：“哪……哪家？”

“喏，就那家，门口搭着绿色帐篷的。哎，我跟阳哥说的，你跑去凑什么热闹？”

眼见着阿庆就朝那小卖部跑了过去，四面都是散开的大柏树，遮阴避凉的好地方。陈初忍不住腹诽，这小子又偷懒。

没有一会儿，阿庆跑回来揽着陈初的肩说：“阳哥，我也看到了。”咕咚一口水，“真好看，像……像混血，白白的，眼睛大大的，特有神。”

“哟嚯，你还知道混血？”

“这我咋不知道，阳哥你也去瞅瞅，真不赖。”

“你们做什么？”周褚阳抬起头，眼皮子下面一块乌青，唇角勾着往上翘，“怕我找不到女朋友？”

“不，不是……哎哎，她出来了！”

烈日下的男人们一溜水看过去，只见不远处敞开的玻璃门内走出来个女孩，瘦瘦高高的，穿深红色的吊带长裙，往绿帐篷下的竹椅上一躺，腿从裙子下伸出来，跷在石凳上。

动作慢得慵懒，腿白得晃眼。

这边几个都咽着口水。

“阳……阳哥，就……就是她，好看不？”

周褚阳眼皮微耷拉着，看不见的瞳孔骤然缩紧，他抿了抿唇，把嘴边的烟

按掉，剩下的半截抄进口袋里，重新弯下腰。

还有六根电线杆没栽。

他戴上手套，拉了把对面干活的阿庆。阿庆努了努嘴，把他的手挥开，又看向右前方。这些男人们，真的是……

周褚阳没忍住低笑了声，抬头就看见远处的女人离开了藤椅，朝他们走过来，还有几步远。

这次看清了，从头到尾。

温敬站在几步远的地方不动了，目不斜视地盯着面前几个男人，扫视了一圈后看向周褚阳，她刚抬起脚，肩膀就被人拍了下，回头见是萧紫。

“都说等我会儿了，怎么？”萧紫打量了一圈面前的情形，见不远处那几个傻大个都呆呆地看着她俩，一句话也不说，就是目光赤裸裸的。

她扑哧一声笑了出来，算是明白了，搭着温敬的肩对她耳朵吹气：“怎么看着都是憨货，你有兴趣？”

温敬推了她一把，低骂：“别不正经。”

两个人笑作一团，闹了会儿后，萧紫对还瞄着她们的那群憨货说：“你们是徐工队的吧？我们是东澄实业的项目负责人，给你们送温暖来了。徐工这边也跟我说了下你们的情况，大家在这里都不容易，尤其你们队的，什么杂活都干，还得干得精细，真是不容易。那这样，晚上我请你们吃饭，算犒劳你们成吗？”

“东……东澄？是不是我们顶头的顶头？”阿庆问。

陈初推了他一下，指着他那屁样笑：“你就说是不是大老板得了。”

“哎，我就是这意思。”

东澄是国内首屈一指的实业财团，这次的928工程主要就是由他们领头，只是怎么也没有想到项目负责人会是两个女人，还来慰问他们！

说话间徐工的电话就打来了，是陈初接的，没两句就把电话递给了周褚阳。他拨开手套，耷拉着眼皮慵懒地瞥了眼萧紫，随后又从温敬面前飘过。

他的声音带着丝冒烟的低沉，“嗯”了两声，点头说道：“下午把电线杆都栽了，电路没问题就成。”

这话算是答应了。

一群憨货傻笑着瞅她们俩，萧紫也跟着瞅了他们一阵，忍不住腹诽，随即招呼了阿庆和另一个大男孩去小卖部搬水和买一些吃的，两个人搬了四箱矿泉水搁在路

牙子旁。

“随便喝，都算我的，不够再去小卖部搬。”萧紫说。

“好嘞……”阿庆摸了摸后脑勺，憨笑着答应下来，后面这几个也都有动力了，跟着周褚阳去栽电线杆。

温敬在树荫下站了会儿，觉得没意思了又走回去，躺到竹椅上和萧紫说话。

“对接和投资签约仪式都过去小半年了，那么多人力物力都投进去了，个别零散工程已经开工，可现在正式的总动工文书迟迟不下是什么意思？”她认真地看着手指甲，咬着唇撕指甲盖旁边的死皮，一会儿的工夫，少掉一小块皮，指甲上都是血了。

萧紫思量了会儿，从兜里甩出包面纸扔她怀里。

“我也看出这事里面的不对劲了，不单纯是动工文书的问题。工程队这么多人，每天的开销数目就很惊人了，上面还一直不给个准信，说什么设计方案太复杂，工程师和监工都要经过专业培训，涉及工程项目的所有人员都要仔细核对……都是托词，摆明是在拖时间。”她脱下高跟鞋揉了揉脚，“再这么下去不是个事，东澄是最大投资方，会有什么问题连我们都不能告知？其他几个投资方估计也正着急呢，裴西天天打电话给我……”

“安和集团的项目经理，那个混血小白脸？”

“你也是小白脸呀，瞧瞧，还说别人呢，不就是给你献了两回殷勤，你根本不理睬那个嘛。人家没办法，电话只好打到我这里了。安和是外企，上头有好些老外盯着，每分钟都是流水一样哗啦啦的钱，耽搁这么些天，效率低下，可把他给拖苦了，小白脸都憔悴了。”

“从现在开始，别再接他的电话。”

说是来送温暖，其实是就地勘察。

东澄来两个上头的人，也好给当地政府施加一些压力，谁料相关人员却一再推托，到现在连和领导正式见一面的机会都没给她们。

温敬不在意地擦干净手指上的血：“我哥的意思是静观其变，再等一等。”

“好。”萧紫又说起收购的细节，想了会儿顿觉索然无味，八字没一撇想那么多有什么用？再看一眼旁边这位，已经闭起眼睛睡午觉了。

她哭笑不得：“温总，你也真是心宽。”

温敬跟着打趣她：“萧总，兵来将挡水来土掩。”

“没你这气概，喝水不？我进去给你拿。”说话间，她又看向那些散工。天气

热，已经有好几个男人都脱了上衣，就这么赤膊露背，在大太阳底下干活。那么长的水泥电线杆，两个人一抬就顶到腰间。

“你说徐工底下这支队也是挺怪的，全都是大小伙，十八岁到二十五岁之间，看着没一个年纪有咱俩大的，而且一个比一个憨。”她乱看了一阵，咂咂嘴，“真羡慕他们，年轻有力。”

温敬被她扰得心烦意乱，睁开眼睛瞪着她：“你刚刚不是说都是憨货？”

“我太久没吃荤了。”萧紫委屈地嘟起红唇。

温敬整个人都崩溃了，拿起地上的空瓶朝她扔过去：“等把这儿的问题解决了，带你去我哥那儿邀功。”

“好啊。”萧紫得逞地笑，又把遮阳伞调整了下，遮住底下白花花的人。

她大二拿到公费奖学金去纽约留学，机缘巧合认识了温敬，最开始没想过会 and 那样含着金汤匙出生的大小姐成为朋友，谁知最后两人竟然形影不离，相交这样深。

毕业后，温敬回国搞了个东澄的子公司，从她哥手上接一些活，萧紫作为副手，帮着一起接过几个大项目，两个人踏踏实实地努力打拼，到如今也算小有成就。

照理说像温敬这样的家世，根本没必要出来打拼，女人做生意本就不容易，更何况还是在东北这边。要说她这么拼纯粹是为了图钱，那温敬呢？

很明显温敬不缺钱，那她到底图什么？

“有一个。”

“嗯？”

萧紫走进小卖部拿水，听见闷闷的一声又伸出头来。

“那个。”温敬的眼睛瞟过去，又轻又慢，“年纪在二十八到三十三之间，比我俩都大。”

“怎么看出来的？”

没听到回应，萧紫抬头看去，只见温敬双手托在脑后，眼睛微微张开，含笑看着某处。

跟着那眼神看明白了——女人活在世上这么拼，除了图钱，还能图什么？

男人呗。

萧紫在镇上的一家饭店里开了两个包厢，隔着条走廊相对着。温敬踩着楼梯上去，走到拐角处看到几个身影，清一色都是赤膊，只除了边上那个。军绿色的汗衫湿漉漉地贴着后背，隐隐约约勾勒出精瘦的腰线，却还是没有脱下上衣。一整个下

午都没有，就套着那滴水的汗衫不为所动地站在烈日下，晒得脸上全是水珠，棱角分明，倒是更帅了。

温敬不在意地勾了勾唇，又返回楼下的柜台，把饮料换成了冰镇的啤酒。重新走上楼时刚好撞见公司里的一个前台小妹，贴着墙瞄着对门的包厢，看见她了也不躲，捂着嘴轻笑，把她拉到一边说：“温总，你们从哪儿找的工人啊？”

“怎么？”

那小妹瞄着某个地方，笑得激情荡漾的：“真是够帅的。”

她隐约察觉到什么，从死角的位置走出来，整个人亮堂堂地往门口一站，里面或倒或站的男人们，一边赶紧把肩上的衣服都扯下来往头上套，一边憨笑着和她打招呼。

她客气地朝他们微笑，随后又看向那里面唯一没有什么动作的男人，抿着唇问：“看上人家了？”

“不，也不是。”小妹认真地想了想说，“就是觉得他帅得不像工人。”

“这是什么比喻。”她往对面的包厢走去，里面的人自然就多了，看见她招呼了声“温总”，然后又各忙各的去。

窗户边还开了桌牌，萧紫手气不错，坐下半个多小时就赢了不少钱。温敬看了眼时间，和服务生交流了两句，又照例问了问其他合资方这几天的情况。

这一次从公司带了八个人过来，一直都住在镇上，以为最多一个星期就能开工，没想到一直拖到今天，她想了想，还是决定先拨一部分人回总部等消息。

萧紫心情好，晚饭时和部门经理喝了不少酒，又碰上村里之前和他们打太极的一拨人，就作为代表去喝了一圈，却迟迟没有回来。温敬等了会儿又打发部门经理出去找她，结果一开门就看见她大咧咧地坐在那一堆男人中间，正在和阿庆拼酒。

这一看谁能罢休？部门经理赶紧吆喝了几个小伙子一起蹿到对面包厢去，信誓旦旦地说不能丢了萧总的脸。这边的姑娘们也是好奇，跟着一块玩，于是都跑去凑热闹了。

温敬一个人在位置上坐了会儿，然后也跟着走了进去。

不算很大的包厢，容纳二十几个人显得有些拥挤。人群分成了两拨，一拨围着阿庆和萧紫在套酒瓶，底下送上来的三箱冰镇啤酒都开了，没见几瓶整的。另一拨就是队里几个男人，在角落里喝着闷酒，没有参与进去，却也时不时地观望下闹局。

陈初见温敬站在门口，红艳艳的裙子飘荡在视线里，让人口干舌燥的，他从椅子上跳过去，把她引进角落的位置上，中间隔着周褚阳和她说“谢谢”。